



目 錄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	1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21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45
第四章	明治維新	77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99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117
第七章	“義理最難承受”	137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49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179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97
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	229
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255
第十三章	投降後的日本人	295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

在美國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這個主要對手，其行動和思維習慣與我們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情況在其他戰爭中是沒有的。正如前此 1905 年的沙俄一樣¹，我們作戰的對手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而又充分武裝和經過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則顯然不存在。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是一系列島嶼登陸作戰和困難卓絕的後勤工作問題，從而使了解“敵人的性格”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為了與之對抗，我們就必須了解他們的行為。

困難是巨大的。自從日本鎖國的大門被打開以來的 75 年間，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極為迷惑的“但是，又……”之類的詞句，遠非對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時，是不大會既說他們彬彬有禮，又加上一句說：“但是，他們又很蠻橫、

1 指日俄戰爭。歷時 19 個月（1904 年 2 月至 1905 年 9 月），日軍投入兵力近 110 萬，俄軍投入兵力近 120 萬，雙方傷亡慘重，在美國調停下議和：俄國被迫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佔權益，把俄國在遼東半島、南滿鐵路等特殊權益轉讓日本，並將我國庫頁島南部讓給日本。——譯者





倨傲。”他也不會既說該民族無比頑固，又說：“但是，他們又極易適應激烈的革新”；也不會既說該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也不會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也不會既說他們本性勇敢，又描述他們如何怯懦；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出自考慮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面子，又說他們具有真誠的良心；也不會既講他們在軍隊中接受機器人式的訓練，又描述那個軍隊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亂；也不會既講該民族熱誠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會既寫一本書，講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對演員和藝術家給予崇高榮譽，如何醉心於菊花栽培，又另外寫一本書來補充說，該民族崇尚刀劍和武士的無上榮譽。

然而，所有上述這些矛盾卻成為有關日本論著中縱橫交織的經緯。而且，都是千真萬確。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他們的士兵受過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了解日本既已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就不能對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令人煩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嚴重





的事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甚麼行動？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使其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皇宮？從日軍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甚麼？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進行宣傳時，我們將宣傳些甚麼才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那種頑抗到最後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臨，為了維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遠實行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準備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那些瘋狂的頑抗分子進行戰鬥？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民族只有滅亡？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肯定是眾說紛紜的。

我於 1944 年 6 月接受委託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受命使用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術，弄清日本民族是甚麼樣的民族。那年夏初，我國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剛剛展開。在美國，許多人認為對日戰爭還要持續三年，也許十年，以至更長時間。在日本，有的人則認為這次戰爭會成為百年戰爭。他們說，美軍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但是新畿內亞、所羅門羣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里。日本的公報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的戰敗，日本國民仍然以為他們是勝利者。

然而，進入 6 月以後，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全部兌現，對德戰爭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在太平





洋上，我軍已經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告日軍終將徹底失敗的大戰役。在這以後，我們的士兵便日益與日軍短兵相接。而且，在新畿內亞，在瓜達卡納爾²、緬甸³、阿圖⁴、塔拉瓦 (Tarawa)⁵、比亞克 (Biak)⁶ 等戰役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我們所面對的是何等可怕的敵人。

因此，到了 1944 年 6 月，我們對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作出解答。這些疑問，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為了在日軍前線散佈宣傳小冊子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日本發動的總體戰中，我們必須了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歷史，也不僅是經濟、

- 2 指瓜島爭奪戰 (1942 年 8 月 7 日—1943 年 2 月 7 日)：瓜島 (瓜達卡納爾) 在所羅門羣島最南端，是日軍南線最前沿陣地。1942 年 8 月 7 日，美軍出其不意，出動大批海空部隊攻佔該島 (其時日本守軍僅 200 餘人)。日軍增兵奪回。雙方慘烈爭奪，歷時 6 個月，幾乎無日不戰。美軍投入兵力 7、8 萬，死亡約 2,000。日軍先後派兵 36,000，戰死病死高達 25,000，最終敗退。太平洋戰局由此轉折。——譯者
- 3 指緬甸戰役。1944 年冬，英印聯軍大舉奔襲仰光。中國遠征軍自北緬南下。日軍 10 餘萬人除戰死者外，有 7、8 萬人飢餓呻吟而死。——譯者
- 4 阿圖島：1942 年 6 月初，日軍為發動中途島戰役，故意派大艦隊佯攻美國領土阿留申羣島，佔領毫無設防的阿圖島、基什加島等地，企圖迷惑美國。美軍由於破譯了日軍情報，不為所動。日軍在中途島戰役中遭毀滅性失敗。阿圖島、基什加島殘留日軍於 1943 年 5 月、8 月被俘逐。——譯者
- 5 塔拉瓦：指吉爾伯特羣島的主要陣地塔拉瓦環礁，位於所羅門羣島東南。1943 年 6 月，美軍 3 萬多人在此艱苦戰鬥，傷亡 3,000 多人。——譯者
- 6 比亞克：指新畿內亞戰役中的最後一戰。1944 年 7 月，美軍苦戰兩個多月攻佔該地。——譯者



軍事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弄清楚，日本政府對日本人民能指望些甚麼？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採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並且盡可能不要輕易地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我們會怎樣做，日本人也會怎樣做。

我所接受的任務是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處在交戰狀態。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了解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即不利條件來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對戰爭本身的進行方式，並且暫且不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徵？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士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甚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顯露自己。

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嚴重不利。這意味着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而這種調查乃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作風，並區分出哪





些是關鍵性的，哪些是非關鍵性的。我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時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約翰·恩布里 (John Embree)⁷ 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實地觀察後寫出的唯一的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專著，很有價值，但我們在 1944 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那本書卻還沒有提到。

儘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相信，還可以運用一些研究方法和公認的假設或前提。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我國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親身經歷的許多具體事例，發現他們如何進行判斷的方法，來填補我們知識上的空白；我認為，這對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會科學家，大都利用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和統計資料，並從日本的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追蹤其發展。我則確信，許多問題的答案大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研究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答案會更加滿意。

這並不意味我不看書，或沒有受到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

7 John Embree (1908-1953)：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歷任夏威夷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教授。太平洋戰爭期間受美國國防部委託培訓駐日美軍民政人員。1935-1936 年以須惠村為典型，研究日本社會，寫成專著：《須惠村——一個日本的農村》(*Suye Mura: A Japanese Villag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39)。全書 330 多頁，內容包括：歷史背景、村內組織、家族狀況、互助形式、階級與聯繫、個人生活史、宗教、社會組織上可覺察的變化等。——譯者





人士的教益。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极大，这是到亚马遜河发源地或新畿内亚高原等地对无文字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记。西方人的论述也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高等等。我研究日本却有許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在嗜古好奇的文献中充满了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人士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許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欢显示自己的。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对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观念的罗列，我必须了解些甚麽？他们为甚麽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满不介意，这种态度的背後到底隐藏着甚麽？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提问，“这幅绘画的毛病到底何在？”为了理解，我必须知道些甚麽？





我還看了不少在日本編寫、攝製的電影——宣傳片、歷史片以及描寫東京和農村現代生活的影片，然後再和一些在日本看過同樣影片的日本人一起仔細討論。他們對電影中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看法與我的看法並不一樣。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他們覺得沒有甚麼。他們對劇情和寫作動機的理解與我也不一樣，他們是從整部電影的結構來理解的。正如閱讀小說，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就有很大的差距。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動輒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解；有些人則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一種人使我受教最多。但他們所描繪的日本生活規範的景象則是一致的，不論是欣然接受者，還是痛加排斥者。

如果只是直接從其所研究的文化對象（人民）搜集資料並尋求解釋，那麼，這位人類學家所做的也就是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一切西方出色的觀察家們所做過的事。如果他的貢獻僅止於此，那就不能指望他對以往外國居留者有關日本的卓越著述做出新的貢獻。不過，文化人類學家由於所受訓練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花費一些精力，以求對這一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增添他的貢獻，看來是值得的。

人類學家⁸知道多種亞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許多社會習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相似，有些是在馬來諸島，有些是在新畿內亞，也有些是在波里尼西亞。當然，根據這些相似來推測古代也

8 這裏前後的“人類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每每指作者自己。——日譯者





許有過移民或相互接觸，這是很有趣的。但對我來說，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價值卻並不在於這類可能發生的歷史關聯，而在於能夠憑藉這些類似或差異，獲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這是因為，我懂得這些風俗習慣在那些簡單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⁹、緬甸和中國也多少有些知識，因而可以把日本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這些民族都是亞洲偉大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人類學家在有關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覆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是何等有價值。一個部落的正式習俗也許百分之九十與鄰近部落相同，卻仍可能需要作些修改來適應周圍民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必須排斥某些基本習俗，不論其在整體中的比率是多麼小，都可能使該民族的未來向獨特的方向發展。對於一個人類學家來說，研究這種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間的鮮明差異是最有益的。

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研究技術也必須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而加以磨煉。他們憑藉經驗知道，不同文化的人們在遇到某些情況，並必須對其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間是有巨大差異的。在某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他們會遇到以血緣責任或財務交換為基礎的部落習俗，遠非任何奔放的想像力所曾設想的。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調查親屬關係或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要弄清

9 今泰國。——譯者

